

# 变老的路上

□李思敏

两盆花,使洁净的空气中弥漫着花的芳香。要适当参加一些户外活动,如散步、游园、打太极拳、跳广场舞等,锻炼身体,增强体质。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,风景秀丽,若身体条件允许,就走出去看一看,在山水间徜徉一番,力求活得快乐、活得健康。

在变老的路上,要珍惜情谊。首先,要和老伴亲密无间。老伴是终身伴侣,年轻时相亲相爱,谁也离不开谁。年老了,依然要相互关心、相互爱护、相互体贴,就是走到夕阳的余晖里,也要相牵相随、相依相傍。其次,对有情有义的亲朋挚友,要尽可能保持往来关系。情义养人气,要珍惜这种缘分。相处要真诚,相伴要同心,如弹琴弦,合拍共鸣,力求奏出一支和谐的友情交响乐曲。

在变老的路上,要看淡世事。我很欣赏苏东坡讲的那句话:“寄至味于淡泊。”人生在世几十年,淡是生活的真实,是人生的主格调。那些轰轰烈烈、锣鼓喧

天的,最终都会安静下来,归于平淡。风过池塘、荷动莲香,清凉里透着人情的温暖。平淡的流年,朴素的时光,怀一颗淡然的心。为人要淡,不矫柔造作,以从容清透之心自在处世。人老了,要有低调平和的人生态度,对生活中的各种事情要泰然处之。荣不得意,失不伤怀,多少悲愁都从正面看。心如止水观日月,情似清流度春秋,沟沟坎坎都付于笑谈中。

在变老的路上,要保持尊严。何为尊严?我认为,就个人而言,尊严是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高洁。它代表着人们心中不可侵犯的自尊心,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内涵。维护尊严,就是维护道德准则。

人这一生,要活得有尊严,行至暮年,依然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。人都有底线,岂能被践踏;心都有定则,岂能被污辱!正直的人,宁可昂头远离,也不卑俗附和。振作精神,挺起胸膛,朝着光明正大高歌前行!

## 父爱如山

□任怀江

父亲对儿子的爱,不像母爱那样温柔绵长,他们不善表达,但这爱从不打折。孩子稍微长大一点,父亲喜欢用有力的大手将他高高举过头顶,在银铃般的欢笑声中,他粗糙的手滑过孩子娇嫩的皮肤,满心都是愉悦和感动。

我疼儿子。50年前,送妻子去安阳侍奉岳母延医治病,返程时我抱着1岁的儿子从安阳站挤上了火车。车上人稠得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,别说座位,就是站着也欲把人挤成肉饼。我生怕挤伤儿子,便把他举过头顶,让他骑在我的脖子上,任凭他拽着我两只耳朵。我死死支撑了6个小时。途中,儿子几次急着要尿尿,可我像一根刺条被死死卡在人群中,纹丝不得挪动。无奈,我只好说:“乖儿,就在我脖子上尿吧,别尿到别人身上……”顿时,一股热流从脑后顺着脊背流淌,浇得我脊背发烫、心尖儿发热。

我爱儿子。“骨肉缘枝

叶,结交亦相因。”儿子是我生命的延续,是我暮年的靠山,我爱他胜过自己。儿子从1岁到12岁,我承包下每晚为他洗脚的任务。每当我粗糙的手指抚摸着他娇嫩的脚丫子,挠着他的脚心时,听着他发出银铃般的笑声,我胸中泛起无限的愉悦和感动,心底瞬间融化成温柔的水波。

爱多深,恨亦多深。为父者望子成龙心切,大多恨铁不成钢,更盼他将来能担当大任,为国争光。儿子考上大学后,我像换了一个人,对他求全责备。

我怨儿子。儿子成家立业了,他有了妻子,他有了儿子,他有了事业,这红尘诸事一一挂在他的心间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为己任的重担,压得他无暇顾及我,即使见面了,也羞于表达内心的情感,多是相对无言。无形的代沟,加之我为父以往的严厉,更使儿子对我敬而远之。

父子之间的爱当然没有一丝杂质,包括感谢、回

报,因为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恩义的东西,而是出于天性的爱。但是,这种爱绝非路人般冷漠。

子夏曾问孔子什么是孝,孔子答:“和颜悦色最难。”孔子不从行为细节去回答子夏,反倒以“和颜悦色”为答案,因为充满感恩的真表情,才是子女对父母最温暖的回报。因“色难”觉悟,从孝心出发,我们方可领悟世间大爱。

这些年,我读书、修身、养性、克己,玩味“父慈子孝”,顿悟其具有合理性、哲理性。望子成龙,恨铁不成钢,天下父母皆同此心。固然对子女教之以事,喻之以德,不溺爱,严管教,无可非议,但绝非恶语加棍棒和羞辱人格。

父子间是一种双向的关系,而不是单向的屈服。只要子用心“色养”,父用心“慈行”,双双领悟孝和慈的真谛,直击对方心扉最柔软处,定会父子琴瑟、相得益彰、家庭幸福、社会和谐,人人安居乐业。

## 忆起当年收玉米

□朱帮义

小时候,我生活在河南豫东农村,每年到了深秋时节,棉花白了,高粱红了,谷穗黄了,豆叶落了,绿豆角黑了……乡亲们开始忙碌起来。他们用手中的镰刀开始割谷子、刨红薯、出花生,一片喜庆的秋收景象。

在秋庄稼的收割中,玉米的收割最为费时费力。在我们老家称玉米为玉蜀黍、苞米、棒子。由于玉米的秸秆粗壮高大,那时候,农村没有实现机械化,收割玉米全靠农民的双手。

上世纪80年代,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,生产队的耕地、牲口、农业机械、工具等都按人口分配到了各家各户,当时在农村务农的爱人和3个孩子分到了4亩责任田。当年,爱人就在自家的责任田种下了两亩优质玉米。那时候,玉米播种不用耩,而是人工用锄头挖坑点播上的。种玉米时,要按照一定株距和行距播种,禾苗出土后达到一定高度就要剔苗,多余的苗拔掉,只留下一棵。玉米的生长周期较长,需要3个月生长期,其间需要多次锄草、施肥、追肥、灌溉等管理措施。秋天,玉米成熟了,一片片、一排排粗壮玉米秸秆上结满了粗大的、金黄色的玉米棒子。

收玉米了,我们全家出动。我和爱人头顶烈日,把玉米棒从玉米秸秆上掰下来,发动孩子们把玉米穗收拢成堆。

玉米的收割是个力气活儿,掰下来的玉米穗和玉米秸秆需要装在平板车上。我拉着平板车,爱人用绳子帮我拉着,孩子们在车子后边用力地推着,一趟一趟往家运。白天把收割下来的玉米拉回家,到了夜晚,孩子睡下后,我和爱人在自家的院子里借着月光开始剥玉米棒的外包皮,两个一对,把棒子皮扎在一起,挂在院子里的绳子上晒。那一段时间,我和爱人白天下地收玉米,晚上加班剥玉米,天天如此。我们的双手磨破了,流血了。

收割下来的玉米秸秆也是宝。我在自家的院落里找个地方,把它们码成柴火垛,一部分当烧柴,大部分用铡刀铡碎了当牲口饲料或积肥等。那时候,玉米是家中的主要口粮和经济收入来源。到了初冬,把晒干的玉米棒进行脱粒,完全靠人工。后来我发明了一个简易的脱粒机,一块木板上刻个槽,木槽的一端钉上一个小铁钉。在玉米脱粒时,我把玉米棒子放在木槽里,对准铁钉往前一推,玉米粒就脱落下来了,省力又高效。邻居们纷纷效仿。

后来,农村农业快速发展,逐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,玉米从播种到管理、到收割,完全实现了机械化,在广阔的田野,再也看不到农民用手掰玉米、用镰刀砍玉米秸秆的景象。



爷爷送我去上学

李杰 摄